



SHELINMING

余林明

## 父亲的一篇文章

1959年，我9岁。这一年，我父亲在纪念建国十周年教育论文征集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。这是一篇关于化学教改的论文，是什么内容我并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的是这篇论文的稿费，竟有37元之多。

37元，在今天是个可怜的数字了，可在50年代的当时，在花2分钱就可以买一枚鸡蛋、花5角钱我可以买一只鸡的年代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写文章既能出名，又能挣到钱，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我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也要学写文章。可当时，我对化学之类的数理化不感兴趣，于是，我选择了文学，选择了读书和写作。

为了实现自己的作家梦，我拼命的读书。我下放的时候，是背着一纸箱文艺书籍下放到农村的。当时是“读书无用”，可我却到处借书、买书，为借书、买书一次跑几十里是常有的事，为读书，夏天躲在帐子里，冬天蹲在被窝里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当时读书，读得也十分认真，一行行阅读，一句句推敲，可以说是字斟句酌。找不到书读的时候，就开始抄字典、抄词典。当时我就把词语分类，将形容笑的词语放到一起，将形容哭的词语放到一起，将形容走路的词语放到一起，将形容睡觉的词语放到一起……这样日抄月攒，竟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分类词语。

在农村，除了读书外，就是练习写作。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，几乎是每天早晨写一首诗，由于写的多，进步得也很快，我常常感到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写得好，感到这个月比上个月写得有进步。1973年，我抄了60首诗，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当编辑回信，一下子选了我八首诗的时候，我当时高兴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

父亲的一篇文章，刺激了我的兴趣爱好，影响我成为一名专业编剧。自己创作一生，虽然未成为大作家、大诗人，虽然未赚到大钱，但从职业来说是专业创作，从业绩来说，也发表了上千首散文、散文诗，出版了十几本书，上演了近百个大戏和小品。在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岗位上，有了自己的奋斗和轨迹，焕发了自己的光和热。

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就像我自己写的一章散文诗所言：爱是成功之根。我这一生，爱读书、爱写作，有书为良伴，有写作为乐趣，我觉得活得充实、活得快乐、活得值！

LIFOCHANG

李佛长

## 生命在于拼搏和进取

我，李佛长，今年88岁，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。

我的志趣是终生以新闻事业为志业。我曾先后在《皖南青年报》、《安徽青年报》、《安徽体育报》担任记者、编辑，直至1988年离休。离休后先后参加《中国口岸》、《改革与信息报》（现改名《新闻与企业》）杂志的编辑工作至今。

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，我参加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活动，采写过不少知名人士、社会贤达，也采访过普通工人、农民、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普通生活，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两次：一次是1957年我去北京参加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采访。在大会上，零距离见到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等中央领导，聆听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词；还有一次是1984年，我参与了安徽省运动员参加第24届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的赛前和赛后的报道，采访我省运动员许海峰获得我国首届奥运会金牌的前前后后。

1984年8月底，许海峰在接受了国家和我省的一系列庆祝捷之后，回到了和县沈家巷故乡，我和报社郭庆华同志随行采访。我们跟随许海峰回到了他当年训练的巢湖地区体委射击训练场，看望了教练吴文祥；来到了他当年下放的牛屯河畔的螺泊公社太基村，在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跟随采访日子里，我们始终沉浸在万分激动、激情亢奋的氛围中，家乡人民对英雄的敬慕之情达到了沸点。

体育是青春不老的事业。在我的一生中，能够有机会从事体育新闻工作，哪怕是时间不算太长，也感到莫大幸福。它给我带来无限激情和憧憬、欢乐和愉悦；它使我永远感到年轻，充满活力。如今，我虽年近九旬，但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拼搏，在于进取。生命在奋斗中才能获得乐趣、才能发出光和热，哪怕这光和热是微小的，微不足道。

### 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版面有限，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：478702039@qq.com，有稿费的哟！

CHENPIN

陈频

## 一棵苦楝树

1965年，我在长丰县的北端，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成了家。

一间房一张床，这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。教书之余，我俩便去自留地劳作，俩人情投意合地演示着“我挑水来你浇园”的四园生活。

就在这块自留地的北端，有一口废弃很久的粪窖，茂盛的野蔷薇密密地围着一池清水；在水池的东南，鹤立一棵苦楝树。不倾不斜，不枝不蔓，瘦长的树干，分明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；不大的树冠儿，却能够招风惹鸟。在细细的枝桠处，还真的垒起个小小的鸟窝。一根根茅草，一羽羽鸡毛，圆圆地紧紧地圈在树桠上，风吹不会倾斜，雨打不会翻覆。喜欢胡思乱想的我，总以为这苦楝树一定是一棵被遗弃的种子，因了这粪窖余下的肥力，径自生长成树的；这小鸟嘛，也一定是真的找不到可以栖身的地方，万不得已，才在这本不能垒窝的地方垒起了小窝。当我俩劳累得需要休息的时候，就在这棵树下席地而坐，有意无意地享受这棵树的阴凉，有心无心听着鸟儿们的歌唱。

秋日里，苦楝落光了叶子，一串串黄圆圆的果子裸露着；一只只小鸟飞走了，只留下孤零零的空巢。瘦削得犹如苦楝树般的妻子，站在苦楝树下，先是用手把了把树干的粗细，再掂起脚作了作树干的长短，而后习惯地抱起肩胛，又把苦楝树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
“正好够做一张小方桌，我问过木匠。”妻子有几分得意。

“生产队能让？”鉴于我的出身，不能不多了几重疑虑。

“从小就没人管没人要的，如今成了材，谁要他谁就是他的主人！”妻子扬起了声调，语气里多有隐衷。

看着眼前苦楝树和树下的妻子，我的脑海里立即幻化出这样一幅图景来：

五黄六月，白花花的太阳照在乱坟岗上，一个被放在破篮子里的弃婴，蹬着一双小脚，几乎哭哑了嗓子；一位过路的要饭婆子，拿来了林林叶子盖在她的身上，又用破碗舀来些清清的河水，用手指尖儿一点点滴在她的嘴里……

这便是妻子的可怜身世。

苦楝树，终于变成了我家的小方桌。四拐豆尖的桌面儿，刨得平整光滑，一圈圈椭圆形的花纹，红红的如同血丝一般。桌面下的每边，各竖着两根经过雕凿的衬子，四条细细的桌腿，把整个一张桌子撑得四平八稳。这是被妻子称作“三叔”的老木匠做的，可能因为他同情妻子可怜的身世，也可能是因为他怜悯我这个潦倒的教书先生，亲自把小方桌送到家里，连一分钱的工钱也没有。

以后的以后，随着我的工作意想不到的变迁，妻子由农民变成市民，小方桌也从乡下搬进了省城。

省城也并非处处是黄金，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很快为眼前的现实所代替。举家居无屋，租房暂且栖身；妻子无业，托人找个临时工聊以糊口。这小方桌，便是我一家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的见证。

又一次迁徙，这张小方桌仅仅受到不重的碰撞，一下子就断了两条腿。妻子说，是因为苦楝树太嫩了，所以经不起手脚。

再一次迁徙，这便是我现在定居的西园。妻子送回家来看看的女儿和外孙，不意被一个醉酒的农村青年迎面撞倒。就这么一撞，妻子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可能是她的身体过于单薄瘦弱，也可能是往日里她承受过太重的负担，在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，她一句话也没留下，便离开了人世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流，已是垂垂老矣的我，一次又一次在冥冥的睡梦中发现，逝去的老伴，长成了一棵苦楝树……

SUCHUANXUN

苏传训

## 老年人的精神家园

曾有人夸张地说：“坐飞机经过成都市的上空，都能听到震耳的打麻将牌声音。”这话多有虚构之意，该说是国内的一个缩影。

你看，在咱们省城的包河公园岸边的林荫大道旁、大桥洞下，繁华城区里的高档次的“棋牌室”、静谧小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及私家麻将室，还有张大妈家门前的缕缕阳光里，路边书亭头前的那棵香樟树下，皆是人满为患的打麻将热烈场面，一点也不亚于成都人打麻将牌的热度！然而，我总觉得打麻将这事，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民俗，更不是老年人唯一的精神家园。

若问老年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？我坦言，就在老年大学里。

记得那年的一天上午，我独自找到杏花公园东南边的一隅，又顺路拐了个弯，再一转身朝前走一小截路，就来到被叠绿林荫映衬着的、花园式的“合肥市老年大学”的露天舞场。当抬眼看着那块横在门头上的显牌，写着“以学求乐，丰满人生”的八个大字，仿佛一股扑面拂过的春风。

接下来，沿着外走廊往前，边走边细读欣赏着，陈列在宣传橱窗里的学员们的书法、美术、摄影等习作，还有文学班学习园地里的小块文章，不由激起我要重新走进课堂学习的欲望；尤其是在这个信息爆炸

的年代，一定要保持住读纸书的习惯，把读书学习作为人生的一种享受或乐趣，才是真谛。

我进入文学班学习后，不仅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老友同学，还有一位年轻的实力派作家王老师任教。他上课总是多以讲座形式与学员们一起交流写作经验，创作手法，探讨写作技巧及文学理念，从而拓宽了我的文学创作视野，知道了真正优秀的作家，从来都是在语言上有着强烈的地域风貌，如沈从文背后的湘西，张爱玲背后的上海等；在语境中体悟一些散文之道。不觉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，习作不断在校刊杂志上刊登，甚至在全国发行的“散文百家”杂志上也有文章发表，在全国性的各种文学大赛中也频频获奖……

随之，中国梦里又多了一个小小的主题内容。那就是我云淡风轻的梦想，在合肥市老年大学里，不仅有个文学班，还将会有个像“鲁迅文学院”里的“文学高研班”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在这里，我觉得咱们都还年轻，离82岁还远点；因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·门罗，就是长期居住在温厄姆一个偏僻的小镇上生活写作，直到2013年82岁时，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，还都是短篇小说。